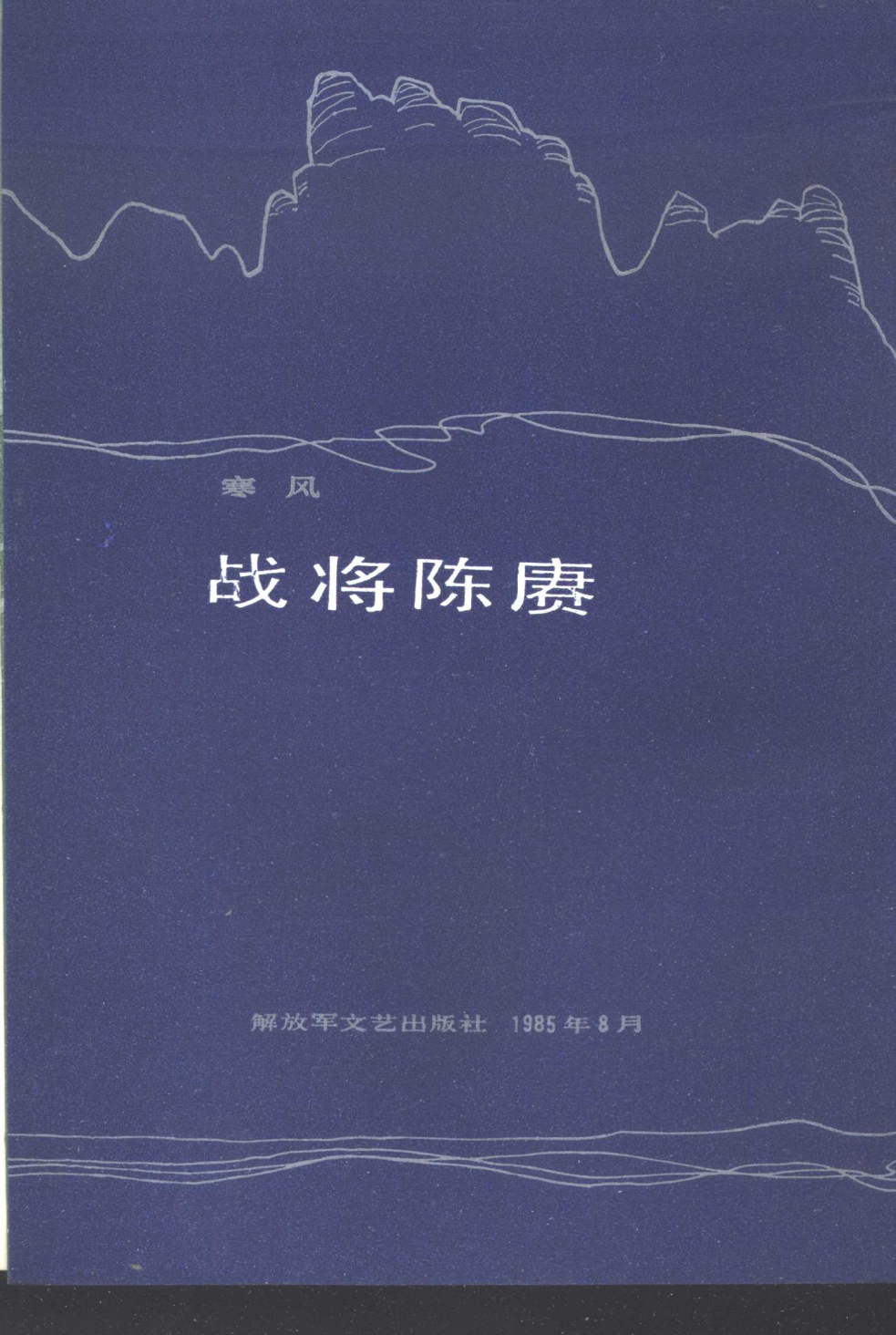


寒 风

战将陈赓



zhan jiang chen geng



寒 风

战将陈赓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5年8月

战将陈赓

寒风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· 印张9 $\frac{3}{4}$ · 插页8 · 字数186,000

1985年8月第1版·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58,000

书号10187·136 定价1.45元



寒风

作者小传

寒风，原名李运平。一九一九年生于河北省易县，满族。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。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太岳军分区宣传队和部队基层工作。解放战争开始，参加了“上党”战役及晋东南各次主要战役。后随部队转战中原，调新华社四兵团分社当战地记者。一九五〇年，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《党和生命》。一九五五年调总政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。一九五七年调解放军文艺社当编辑，一九七八年调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创作。出版过长篇小说《东线》（一九五五年）、长诗《雪乡》（一九五七年）；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淮海大战》、《上党战役》、《中原夺鹿》等。

一九四六年九月，胡宗南、阎锡山再次对晋南发动联合进攻，阎锡山军队南下夺取灵石。胡宗南军队占领临汾城。企图于洪洞、赵城的狭窄地带击破陈赓所部。

陈赓闪开汾河谷地，闪开同蒲铁路，隐蔽地把部队向临汾东北一带调动。

夜黑如漆，秋风萧瑟，凉雨凄迷，雨点象坚实的冰弹从高空射下来打到人的脸上，又麻又痛。道路崎岖，泥泞难行，摔得人东倒西歪站不稳脚。

连长霍刚蓦地认出团政治委员吴孝闵蹲在泥水里寻找什么。他一把将政委拉起来，从泥水里找到政委的眼镜，就着雨水洗净，让政委戴上。政委是深度的近视眼，丢掉眼镜就如同丢掉眼睛，看不清人，也无法走路。黑天，雨水大，道路坎坷，这时行军是困难重重的。

霍刚带着抱怨的语气问：“后退还有没有尽头？”这位曾经作过陈赓司令员警卫员的刚强的小伙子，他不想再向后撤了。撤到哪里去？胡宗南得寸进尺，再度增兵晋

南，占领了临汾城，晋南的富庶之区全部沦入敌手。他这个团是战斗力最强的，他不甘心在敌人进攻面前后撤。敌人在占领区烧、杀、抢掠，把翻身的人民和干部活埋、下油锅。地主还乡团的气焰十分嚣张。

吴孝闵政委说：“胡宗南来势汹汹，自同蒲铁路到希吴岭山下，这一条狭长的地带上摆了九个师，齐头并进，逼我进行主力决战，我们准备迎战。”

这正是这位团政委一路考虑的问题。他正患着疟疾病，高烧四十度，浑身发抖，头重脚轻，天旋地转。但他必须随军行动。团长楚大名在赵城战斗中身负重伤，他自己不能在这时离开团队。此刻部队正溯岳阳河而上，向临汾到浮山的公路上迂回。听了霍刚的话他站下来问：“打了两个多月的仗感到疲累吗？”

霍刚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对战争厌倦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蒋介石打多长时间我们陪他多长时间。”

吴孝闵政委又问：“那为什么想到尽头呢？哪里是尽头？”

“我想打仗，不想再退。”

吴孝闵向他表白：“谁也没想退，我也想打。”说着，脚下一滑身子往一边倒下去。霍刚手快，一把扶住政委，他的手触到政委的身子，感到政委身上象火一样烫人，而且哆嗦得厉害。他大吃一惊，央求说：“政委，你病了。骑上马吧！”

吴孝闵摇摇头：“骑到马上会摔下来。”

“要副担架，我们抬你……”

吴孝闵拒绝了：“一阵就过去。过去了就和好人一样。”他把话岔开说：“我在想，胡宗南把相当多的兵力投入晋南，割裂晋冀鲁豫和晋西北两大战略区，切断我们和陕甘宁的联系。敌人真正的意图何在？延安是蒋介石的眼中钉，他最终的目标是攻击延安。我们这里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掣肘力量。胡宗南把十一个师投入晋南：第一师、一六七师、七十八师、二十七师、三十师、六十七师、三十一师、四十七师、四十九师、五十三师、六十二师。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。再加上北面孙楚的三个师。现在是孙楚三个师沿铁路线往南压，配合胡宗南作战。胡宗南晋南前线司令官董钊，以第一军的三个师沿同蒲路北进，首先控制临汾城，以鲁崇义三十军的三个师，自绛县、翼城出动，沿希吴岭山麓向北推进，攻占浮山城，切断我退入大山的道路，配合沿同蒲路北进的第一军，把我逼到洪洞、赵城、霍县的狭窄地带，进行主力决战。陈赓司令员比我们着急。胡宗南一开始来了七个师，闻喜作战，我们消灭了胡宗南三十一师零五个营。胡宗南立即又调来四个师。这十一个师，九个在前线，两个守备占领区。胡宗南接受了三十一师覆灭的教训，不敢大胆深入，采用密集靠拢，齐头并进，使我无法割裂各个击破。蒋介石就是要大军压境，烧杀、掠抢，为的是把解放区压垮。我们就这点队伍，加上山区地瘠民贫，哪里是尽头？但是必须战斗。”

二

战争中常发生十分有趣的现象：陈赓和胡宗南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，那时他们是冤家对头。带兵之后分处两个敌对的阵营。蒋介石把胡宗南摆在西安对付延安。共产党把陈赓摆在晋南。一对冤家恰巧对阵在毗邻的秦晋两个战场上。胡宗南坐镇西安，控制陇东、关中和豫西。手下兵多将广：统辖一军、二十七军、三十军、三十二军、十七军、十五军、十四军、七十六军、九十军、二十二军、三十六军，共十一个军，三十四个师。陈赓处在阎锡山和胡宗南的夹击之下，北面晋中的富庶之区在阎锡山手里，南面河东一隅之地，富庶之区被胡宗南掠取殆尽。而陈赓手边只有一个野战纵队，三个步兵旅。实力相差天壤，兵员不足，武器简陋。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开始作战以来，到目前进行了两个战役，战斗两个多月。胡宗南军队从八月起进行休整补充，补足了被歼的三十一师，调来三十军三个师，从平汉战役被歼后补充齐全，一直没作过战。胡宗南起家的老本儿天下第一师，一直在洛阳休整训练，

全副美械装备，也调晋南，为的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逼陈赓进行主力决战。

中央军委电示陈赓：“对北犯胡军应集中主力给以坚决打击，以歼灭其一个师为目标。对平、介之敌，以地方部队箝制之。”

即使集中主力，集中火器，和敌人相比也是绝对劣势。中央的电报就是力量，必须一战，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。

参谋长说：“闻喜、夏县之战，董钊失之大意。此次董钊是精心配置，以临战姿态审慎地推进，乘我同蒲对阎军作战刚刚结束还没来得及休整之际进兵。晋南胡宗南主力已经陆续到达预定地点。第一线三个师的摆法：临汾为天下第一师；史村为一六七师；翼城地区为三十军的二十七师。王应尊的二十七军，在一军和三十军侧后跟进。”说完，他在地图上标明记号。

陈赓不言不语，来回踱步。雨过天晴，屋子里立刻闷热起来，外面秋阳如火。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思考着，反复地思考着战局，这亦是他征战中多年养成的老习惯了。

参谋长提醒说：“敌人此次来势汹汹，人多势众，密集靠拢，紧缩各师的间隔距离。正面平推，不易割裂，难以捕捉战机……”

政治委员谢富治提醒陈赓司令员：“敌人是乘胜而来，我们是疲兵再战。我们的原则是‘避实击虚’。可敌人

挤得这么紧，无法分割，既避不了实，也就无虚可击。战机越来越难以捕捉……”政治委员谢富治，拿不出什么决策，又不能不指导，只好谈谈原则、预言之类的话语。

陈赓觉得大家的意见都值得考虑，不过考虑多了，这个仗就打不成了。而他，是司令员，不仅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，还要拿出主意。陈赓很清楚，胡宗南除去“人多势众”这一着再没有更多的本事了。他陈赓不怕胡宗南大军压境。敌人摆在第一线的三个师装备和战斗力的确是很强的。但是，正是这三个师中，胡宗南的第一师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他当然知道什么叫“避实就虚”，也知道先打弱后打强的原则，但是战场上要视情况而定。绝不是遇到可打的强敌不打。只要把主力紧紧地抓在手边，隐蔽地接近敌人，就会不失时机，造成有利于我的战机。想到这里，陈赓当机立断，向参谋长说：“命令刘金轩十二旅，位于灵石地区，箝制沿同蒲路南下的孙楚三个师；十旅、十一旅、十三旅隐蔽集结于临汾公路以北地区；命令陈康，把十三旅的一个团放在响水河一线，迟滞敌人向浮山的进攻。其他两个团调回公路以北。”

三个旅和旅政治委员们，很快被召到指挥部。陈赓指着地图说：“董钊以三倍于我的兵力逼我决战。”

从地图上看得清清楚楚，西自临汾城，东自翼城，敌人形成一道进攻的弧线。以临汾为轴，翼城为翼，攻击目标为浮山城和贺家庄。夺取临汾、浮山公路，象拉网似

地从南向北兜过来；迫使我进入洪洞、赵城的狭窄地带。敌人兵力集中，浮山到临汾六十里宽的地段上摆了三个师。后边还有六个师跟进。看了形势谁都感到这个仗是难打的：即使捕捉到战机，如不能迅速解决战斗，四周敌人会蜂拥而来，战斗不得被迫中途停止，结果是所获无几，反而消耗了自己。但是又非打不可。敌人大步逼来，攻势方兴未艾。我大步后撤，后退终有已时。人们的眼睛望着司令员。等待着他的决策。

人们估计：最大可能是打三十军的二十七师，因为它地处边沿，是这条战线的侧翼，又靠近根据地，舍此无他。只是一六七师和二十七师挨得太近，不易割裂。

陈赓不想打这个杂牌军，他想调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出临汾城。胡宗南把他发家老本弄到晋南来对付他，使陈赓非常恼火。他要拣这个硬头打。他向陈康说：“三十九团要阻击敌人。”

陈康说明情况：“三十九团摆在响水河，处在敌人攻击要冲，打起来两面受敌：南面是敌人二十七师，西面是一六七师。两个师把我一个团夹在中间……”

陈赓解释说：“你是一员战将，你也应当相信你的兵。告诉你：这个团的任务，坚决顶住敌人，阻击一整天，不让敌人当天进浮山城。为的是让董钊知道他碰上了我军主力，使董钊集中兵力对我，把两个师并在一起攻浮山城。拉开浮山城和临汾城的距离。”

陈康没有完全领会司令员的意图。他问：“下一步怎

么办？”

陈赓说：“等敌人进了浮山城之后，你这个团配合分区部队把浮山城包围起来。”接着，他又说：“为的是使敌人拉开浮山城和临汾城之间的距离。董钊以两个师攻浮山城，势必从临汾出兵居间策应。董钊手边只有第一师。如果出兵，除第一师没有别的队伍。我就为的是调胡宗南天下第一师出临汾城，在野外打它。”

全体在场的人都镇住了。调胡宗南天下第一师出临汾城，拣蒋介石王牌部队打。设想是没关系的，因为那只是设想，是纸上谈兵。把设想变成现实谈何容易！又是在敌人密集靠拢的布局之下。这不比闻喜、夏县之战。

三

胡宗南晋南前线司令官董钊，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，带天下第一师进驻临汾城。九月二十一日下令：二十七师自翼城出动，向浮山城攻击前进；一六七师自史村出动，沿二十七师左侧向贺家庄攻击前进。

董钊侦知陈赓带三个旅在临汾东北一带山区等待国军的开进。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触。或者当他的部队越过临浮公路再继续推进的时候，或者逼得陈赓无路可走的时候。空中侦察没有发现陈赓应战的迹象。陈赓在躲避国军的势头，或者不战而进到大山里边？

董钊接到二十七师在响水河、天坛里一线遭到共军顽强抗击，前进受阻的急电时心里动了一下。他担心已久的陈赓终于露面了。这比不摸底细要强得多，但是他知道：陈赓不打则已，要打就要打出个名堂来。看来陈赓不想丢弃浮山，或者可能从二十七师下手。他立刻作出决定，向参谋长下达命令：“一六七师加紧攻击。”他说：“把两个师并在一起攻浮山城。料他陈赓三个旅对我两个师无可奈

何。”

九月二十二日，一六七师、二十七师果然按计划，合力攻占了浮山城。董钊十分得意，急速命令天下第一师二团，沿临浮公路出动，策应浮山方向作战。

情报科长程甲锐兴冲冲地闯进纵队司令部。他那高大的个子，象一根柱子戳在个子不高的陈赓司令员面前，气喘吁吁地向司令员报告：“第一师二团从临汾出动，进占合理庄、老姆村、官雀、南北韩村一线。”

陈赓一听拍案而起，这个消息使他精神振奋，大步走向地图跟前。上述村庄都在临浮公路上，所处的位置，恰在临汾到浮山的中间。陈赓立即下令：“周希汉旅向合理庄、老姆村攻击。李成芳旅向官雀村攻击。陈康旅向南北韩村攻击。三个旅所部立即出动，千万不能让这股敌人跑脱。”

敌人这个师非比一般，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师”，是蒋介石军队中嫡系的嫡系。胡宗南曾任这个师的第一任师长。以后延续下来，任这个师的师长，必须是黄埔的学生。部队训练有素，装备精良，全部美式武器，战斗力强。这个师的官兵历来骄横，目空一切。天下第一师的二团，曾经作过蒋介石的“御林军”。消灭这个团会痛在胡宗南心上，也给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凶焰以有力的惩戒。

情况立刻紧张起来。终于诱使董钊把第一师请出城来了。刻不容缓，当机立断，把三个旅一齐撤出去。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：西面是临汾城，是董钊的大本营，东面浮

山城有敌人两个师的兵力。我撤下两头，从中间下手，这就得防备敌人以重兵从两头向中间卷来。那时的情况将是：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和火炮，再加上飞机，对我兵器简陋，又没有制空权的三个步兵旅。而且敌人二梯队兵力会很快赶上来。在这种情况下吃掉敌人一个主力团，谈何容易！但这正是陈赓的性格：有胆，有识，果断，专拣硬的碰。略施小计使董钊就范。

陈赓满意地看了情报科长一眼。这情况在他的意料之中，又在他的意料之外。意外的收获总是令人十分高兴的，因为抓住二团就牵住了董钊的鼻子，争取了战役的主动权。

参谋长却是提心吊胆，这一仗他知道怎么样开始，却无法知怎样结束。很可能打一个半途而废，不了了之。最好的结果是能于一夜之间全歼天下第一师第二团，尔后迅速和敌人脱离接触，不被敌人缠住就算万幸了。他对司令员这种打法，这样决策感到吃惊。他偷偷地看了政治委员谢富治一眼。他知道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作战的事情司令员说了算，他自己也不愿看谢富治那死板的面孔，自以为绝对正确的好为人师的劲儿。但今天他却愿意看看谢富治的表情。

谢富治板着脸孔不说话。他不满的是，这个决定太冒险，部队完全来不及进行政治动员。如果情报属实，敌人二团的位置处在临汾到浮山的半中间。各距离三十华里，离临汾城很近，这样的作战没有先例。被包围的敌人只须

坚守一夜，白天敌人会从东西两面出动援兵，而且有飞机助战。司令员好象并没有想到这一层。但是命令已经下达，不好再提异议。所以他平时很难出现笑容的脸上，此刻板得更紧了。

陈赓却大度地不计较这些。抓住天下第一师二团，这是关键的一着。他大步走出司令部，上到前边一个山头上。这里可以看到未来战场的全貌。他的部队已经全部出动扑向敌人。他专心地看着前边，向着越来越加深的暮霭望去。未来的战地茫然一片，只看见临汾城和浮山方向的火光。